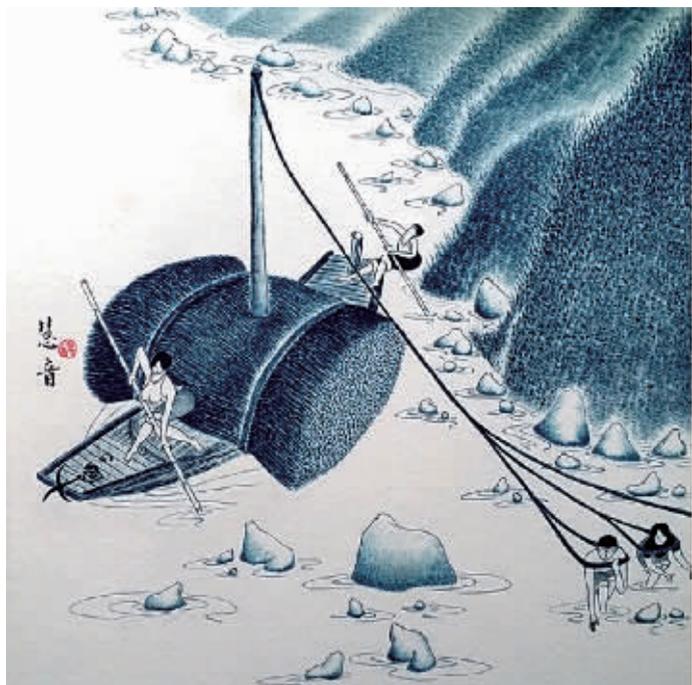


忆往事

## 慧音的画



杨慧音 作

我有三个弟弟,若论天分,大弟慧音显得高些。譬如玩乐器,我们几个都玩过,但无一玩成,唯独慧音能吹箫吹口琴拉二胡,虽则都不专业,但逢年过节吹出的拉出的小调,更有一番野趣。

在走过的生活道路上,他比大家坎坷。上世纪六十年代响应号召上山下乡,属于最老的一批知青,自然是什么苦都吃过的了,随便回忆几件小事都足以令人伤心。记得他度过屈原农场江永农场漫长的岁月后转到湘潭马家堰知青点,一天晚上,他突然来到长沙出现在我住房的门口,两只手血糊糊的,他说被机器撞了,湘潭治不了到长沙来治。湘潭到长沙坐车要一个半小时,一路上他该是多么的痛苦!

光阴似箭,日月如梭。如今他早已成家,工作称心,生活安定,在不愁中过日子我还是劝他做点事,我对他说你知青生活丰富,可以写出来,他听了似乎也有些动心。可是过了些日子我们再见

面时,我惊呆了,我面前摆了十来张他画的画,小斗方,绘在生宣纸上,表现知青生活,手法全是自己的,人物形象逼真传神刻划精细入微,稻田流水树木山石房舍无不传情。我真的惊呆了!我真的高兴了!我真的觉得他那一段漫长的生活没有白过,现在是有了好报了!他说他白天做保管员的工作,下班后在自己房中布置的画室里打开收录机,铺上宣纸,眼一闭便进入绘画状态,过去了的事如此牵肠挂肚催人泪下的显现出来,一笔笔一张张的画下去并不费力。

我迁居广州一年多了,我与慧音时常通信,他每信必夹新作让我点评,我一边给他回信一边想,我看过许多表现知青的画,但我还没有看到过像他画得这么动真情这么感人的。我希望他坚持画下去,以一颗诚挚的善良的心,还要不问收获只问耕耘,他说他正是这样想的,我说他会有成功的那一天。 ■杨福音

讲故事

## 奢侈的练习

宋宝元年间,在洛阳城里有一位年轻人,他特别喜欢玉石雕刻,可让他失落的是,师傅择了几个,练习的石头用去一堆,手上的茧结了一层又一层,他的雕刻技巧却总是平平,雕刻出来的作品,不是呆板,缺少灵气,就是线条粗糙,不够精巧。

终于有一天,他听说洛阳城里来了一位闻名遐迩的雕刻大师,顿时喜不自禁,连忙收拾东西去拜师。

听了年轻人的诉说,雕刻大师问年轻人,平时你练习雕刻可都是用石头?“当然是石头!”年轻人说,“既然不是正式雕刻作品,为了减少钱财消耗,我就用石头,只有正式雕刻作品的时候,我才舍得用玉!”“那从今天起,你练习

也用玉试试!”大师说。对于雕刻大师的建议,年轻人很是不解。

看年轻人疑惑,雕刻大师笑了笑说:“依你所说,你已经掌握了雕刻技巧,并不是初学者,如此来看,雕刻不出满意的作品,并不是技巧问题,而是态度问题!用石头作练习材料,固然便宜,可也正因为它便宜,你每下一刀,便少了一份谨慎的考量。用玉作雕刻材料,虽然贵许多,可是也正因为贵,你下刀之前,都会冥思苦想,做到最好。这两种练习材料,哪种会使你精进呢?”

其实,有些事我们做得不够好,并不是因为我们不勤奋,也不是不够执着,而是我们忽略了那是一份一丝不苟的态度。

■李晓燕

旅游去

## 安化行

安化是湖南中部的一个小城,像其他带“化”字的地方如迪化、善化、怀化、新化一样,并不以历史悠久著称,也不像安源、安阳、安庆那样有名,虽然它的身影在毛泽东同志的《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》里出现过三次。但,安化还是值得一去,最好在春天。

从长沙出发,经益阳,越桃江,过敷溪,就进入了安化地界。路在长满毛竹茶树的

山间穿行,一不留神,一片宽阔的河面不知何时已经奔涌到眼前,安化近了。这是资江,冲过雪峰山的重重阻隔浩荡而来,挟着一路江河纳溪的勇猛劲气滔滔而至,江往东行,人向西走,愈加觉得急湍,仿佛天地都被资江冲撞得更加开阔了。

对面江边有一石塔,标志着陶澍故居所在。陶澍是左宗棠的亲家,胡林翼的岳父,曾任两江总督,他的私邸和陵墓都在资江边。但要过去,要靠轮渡。这段没有桥,正好领略坐船的滋味。走下渡口,抬头望,江岸高山巍然耸峙,有逼人之态,资江却不以为意,翻着白浪打着漩涡悠然远走,似乎特意为了让你看清它的底色,放慢了步子。或许只是因为渡口总选在水流不急之处吧。

江右的路更窄,山显出森严壁立的模样,前方有吊脚木楼依山水之势而建,唐家观古街到了。青瓦蓬户,青石小道,小姑娘坐在门槛上不紧不慢地剥着笋子。资江不像沅江那样涓浅,能够涉水而过,这里还没有什么游人,没有凤凰城的热闹。再往西走,就到了安化县城。

这条到安化的路,人称“百里画廊”。可我觉得,从娄底市新化县的大熊山由南往北经江南镇到安化县城,沿途美景更有风味。

只见山高林密,阳光从树叶的间隙钻出,树枝从山上垂下,驱车疾行有穿林打叶之声,好像在通过一条用树枝编织的隧道。路边即是峡谷,清泉流于石上,时宽时狭,时浅时深,时而淙淙流淌,时而汨汨倾泻,随山势迂回曲折,与公路迤迤伴行,和花草互相映照,变幻碧绿、宝蓝、青灰、鹅黄的颜色,掬水细瞧,又清澈透亮,澄明无垢,当地人会告诉你这是思贤溪,还可看到同名“思贤”的风雨桥。这里让人想起贵州的小七孔景区。

这边上就是“万里茶道”的起点,几百年以前安化的茶叶就是从这里通过马帮、驿铺运往莫斯科。现在经过那里,在蛙声犬吠之中,好像还可以隐约听见骏马嘶鸣,马铃叮当。 ■甘正气

长沙策

## 儿时记忆中的开福寺

我的童年在长沙开福寺旁边的长沙茶厂职工宿舍长大,在紧挨开福寺的新河完小读的小学,那时开福寺在“破四旧立四新”的口号下变成一片瓦砾,荒草萋萋,数百年的古寺仅残存下光秃秃的牌门洞、孤伶伶的大雄宝殿和后面几座残破的庙宇,从住持到尼姑遣散的遣散,还俗的还俗。

开福寺靠西边的道场大坪变成了一个木材堆码转运场,靠南边的放生池成了鱼塘,放生桥也仅存几块麻石板变成了行人借道的便桥,因花岗岩的栏杆缺失,常有玩耍的小孩跌落……

新河小学和残败的开福寺仅一墙之隔,我们经常钻墙洞潜入木材堆码场玩耍、捉蟋蟀、斗霸王草,在木材堆下面的“迷宫”玩工兵捉强盗游戏;暑假去漂满青萍的池塘游泳、抓青蛙、捉泥鳅,用线坨子的棉线钓鱼钓小龙虾,那可以说是我最快乐的游戏时代!

那时的开福寺随处可见菩

萨、罗汉们的泥塑残胎、头颈、四肢,小伙伴们竟然脑洞大开,经常将这些残肢拼接起来,然后用砖块站在几米开外瞄准将它们击垮,有点像今天“愤怒的小鸟”游戏。

当时看管开福寺木材场的大伯我们叫他“气泡坨”,是新河伞厂派驻开福寺一个“犯错误”的人,犯的啥错误不知道;因额头长一乒乓球大小的肿瘤得名。他是小伙伴们的死对头,我们常与他玩“猫捉老鼠”的游戏。一次一个叫“光帝鳖”的小伙伴与他发生冲突,用弹弓瞄准他额头上那个“球”一个点射,结果“气泡”没射中,把人家耳朵削去一个缺口,为此“光帝鳖”家长还赔了人家15元钱医疗费。

时光荏苒如白马过隙,如今开福寺已基本恢复清朝光绪期的建制规模,成为香火旺盛、游客云集的佛门圣地和旅游景点,地铁站口直达福地,此乃三湘一幸事也。

■黄德强

非常道

## 肥胖是种传染病?

一项来自《新英格兰医学周刊》,号称是史无前例的调查结果出炉:“肥胖,像是一种传染病,会在亲友之间流传!”主持这项研究的哈佛大学医学院医疗社会学教授克里斯塔基斯说明,这种“社会传染病”并非由病毒或病菌引起,而是“当周遭的亲友开始发胖,自己对体态的观念也会随之改变,觉得胖一点也无妨。”于是,就渐渐松懈了该节制饮食的警觉。

其实,这项研究调查只不过是找到比较独特的角度,从“社交”的观点来看肥胖问题,而这正是常被现代人忽略的肥胖原因。

根据我的观察,身边的很多男性朋友年过35岁就开始发胖,从“社交”层面看,这些正值壮年时期的男人,不论加班吃快餐、或私下聚会时,都难免吃到油腻或容易发胖的食物,最

明显的是经常需要参加应酬的业务主管,他们因为工作的关系,几乎每天都要吃大餐,若不可避免应酬或刻意节制,发胖的机会的确很高。

如果,“社交”的确是发胖的原因之一,有没有可能借由“社交”减肥呢?我做了个小型的调查,结果遗憾的是:没有!即使是刻意节食不吃不喝的瘦身典范,也很难成为周遭亲友“见贤思齐”的学习模仿对象。

我的好友开玩笑说:“堕落,比较容易;努力,相对困难!”已经发胖的人,看到瘦子,也许只会有一刻怀念起往日时光,却不会激起减肥的斗志,让自己跟他一样。

从社交的角度来看:变胖,是享乐;减重,是修行。胖瘦之间,别忘了真正重要的是健康。

■俞益萍

惊呆了

## 邈邈宰相王安石

王安石变法的事太大,不说也罢。我们来看看生活中的王安石有多古怪,多有趣。王安石推崇极简生活,重视精神层面的追求而淡化物质上的享受。在生活中还有一个显著特点,就是为人不修边幅,非常邈邈,很不讲究个人卫生。《宋史》载王安石衣服和脸脏了从来不洗,自称这是节俭。沈括在《梦溪笔谈》中也爆料了一则趣闻,说王安石的脸很黑,仆人担心老王有病,就擅自请了一个医

生来看病,医生把老王的脸反复看了好几遍,又试着摸了摸老王黝黑的脸,说了一句让吃瓜群众笑死不偿命的话,王大人脸黑不是有病,那都是长年不洗脸积攒下来的污泥。

■老蔡的菜园子

本版部分文图作者姓名、地址不详,请与编辑部联系,以便奉上稿费。投稿邮箱:xsdsbfk@163.com